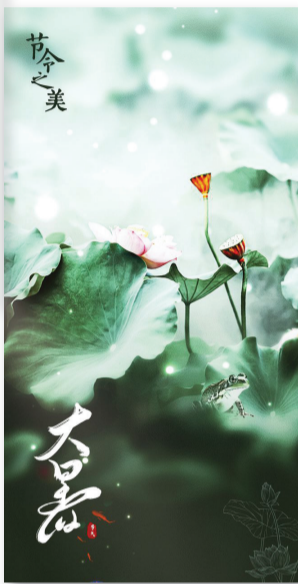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大暑之美

鲍安顺



大暑时节,是一年最热时光,是挥汗如雨的盛夏,苦热难耐,炙热烧烤。这时,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乡村的田间地头,天气热得就像点燃炮竹,脾气火爆,见了谁就点燃谁。

站在建筑工地上,抬头仰视着,双手高举照相机,将镜头对准高楼上的几个架子工,拍下了一张张照片。那些照片里,架子工头戴安全帽,身影一闪一闪,仿佛被阳光点燃。我灼目难耐,在阳光下挥汗如雨,备受煎熬。而架子工们却在坚持着,一点点接近太阳,就像要把那个喷火的球体摘下来,做成高楼上的辉煌雕塑。看着他们,我突然想到四十多年前的一句诗,是写大暑麦收时的劳动场景,大意是说,那麦垛,堆积如山,农民伯伯爬上去,面对燃烧的太阳,嘴含竹烟枪,对着太阳点燃黄烟。那诗意,有丰收的喜悦,战天斗地热情,更有浪漫主义的豪情志趣。

从居家的高楼往下看,近处洒沥青的养路工,他们身上的黑色大氅,比路基还黑,黑黑的,让我想起左河水的《大暑》诗:“日盛三伏暑气熏,坐闲两厌是蚊虫。纵逢战鼓云中起,箭射荷塘若洒金。”那诗里的大暑即景,有伏暑熏烧的焦躁,也有渴望雨水来临的期待。

酷暑难耐,也有别样风景。我们不妨静下心来,细心品味,暗自思考。在大暑时,我们可以看到,东边日出西边雨,那是自然奇迹,也是大暑时的天象风景。我们也可以听到,池塘蛙声枝头蝉,那蛙鸣夜色,似鼓声激荡,如泣如诉;而蝉,叫于烈日白昼,铺天盖地,绵延不绝。在酷暑,我们还可以追着夜色月光,看飞舞的流萤,像梦境的喜悦,盛夏的迷醉。更有意义的是,我们嗅着半亩方塘,闻着荷花溢香,想着天光云影,体验劳动的歌声,充满人类为生存而战的活力与生机。那酷暑,性格暴烈,而人类却充满智慧,波澜不惊,站成了顶天立地的生命风景。

大暑即景,有炎热喧燥,也有暴雨的

哗啦声响,喧喧激荡,铺天盖地,无休止,夜以继日。那雨,在每个角落,在每一个人耳际,泛滥、激越。那大暑里的倾盆大雨,堪消酷暑,却水肆汪洋,成为灾祸。有一年我夜间乘车回家,途逢大雨,车停了,四周黑灯瞎火,尽是汪洋河流,乘客们呆坐车内,个个无可奈何,惊恐无奈。而这时,我突然想到故乡的雨后黄昏,青草透香,新蝉鸣唱,水注像镜子,映出天上晚霞,白云朵朵。我还想到让人迷恋的黄昏风景,浓郁的田园风情,院子里的猫儿,像个孩子躺在蒲团上,四仰八叉在睡觉,打着轻鼾;此时,猪猪吃饱喝足,懒洋洋,躺在猪窝里袒着大肚皮。鸟儿,也在树荫里跳跃啾啾,叽叽喳喳,追逐嬉戏。更让我难忘的,是黄昏收工时,乡亲们相见微笑,打着招呼,满身新鲜泥土的味儿。

有人说,大暑时,斑鸠唤雨,丝瓜爬满了架,一串串小葡萄吊在藤上,初结的黄瓜长满嫩刺,燕儿坐梁呢喃,槐树如盖的阴凉,是最惬意的港湾,像大伞盖住了半个房顶。还有人说,大暑何奢?偷懒的理由是心安理得,宅家清闲,坐享空调冰棍西瓜。那奢侈里,最好降临酣畅画面,雷鸣电闪,因为在大雨中,才能盼到丰年。那大暑,是夏天的尾巴了,柳足劲把太阳的火扇到最旺,把万物晒焉。可是人有妙法,就是消暑,也是奢侈。白居易说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”那时没有电扇,没有空调,唯有绿树清风,人反而能心意安定,静坐安详,似有凉风拂过。

我在大暑时,常看山色,观湖光潋滟,注视河边柳树,叶底生风,拂凉身心。那岸畔,有蜜蜂,也有蝴蝶在飞,几株剑兰,耷拉着脑袋,就像我的心情。我突然想到妻子,她在大暑时,常递给我一杯清茶,让我仰着肚皮,躺在藤椅上喝茶。有时,妻子从背后递过来一碗绿豆汤,我接着喝上一口,那甜润致美,让我的内心,溢满了风景。

整整一个伏天,外婆家的井成了天然冰箱。外婆家的西瓜都是由外婆亲自切的“花”口,家人吃完后,西瓜壳用来当容器盛菜、盛饭、盛水,放进竹篮里吊在井里吸凉气儿,最后完成使命的西瓜壳被外婆削去硬皮,切成条儿腌成咸菜,又是一道消暑小菜。

有人笑外婆改不掉大小姐的臭毛病。外婆则说,日子只要肯花点心思,便会过得有滋有味了。

母亲就没有外婆的耐性了,我五岁那年,我们家盖了新房子,从老宅搬了出来。新房没有井,母亲入伏后便开始煮绿豆汤,煮一大锅,喝一天。绿豆性凉,也是消暑的好饮品,但到了下午便变味了,只能改喝大碗茶,五毛钱一袋的茉莉花能喝很久。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家家都有冰箱,食物的时令性也弱了,打开冰箱,啤酒、饮料想喝啥喝啥,伏天也好过多了。

那年,八十岁的外婆来我家小住。入伏那天,外婆又给我们做了西瓜鸡,还做了一桌子硬菜,有鱼有肉。外婆说,现在日子好了,比她小时候强了百倍。不过,要是没有井就好了,食物放在冰箱里,会破坏它的原味,这点比不上井水。

那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夏天。年末,外婆去世。后来,我也在入伏这天,做过西瓜鸡,但没有外婆做得好吃。“不到伏天便离不开空调风扇,受不了夏天的热,如何感受到食物的清凉……”,这是外婆说的话。细品一下,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

外婆爱做西瓜鸡。选一个中等大小的西瓜,先用小锥子在西瓜上端五分之一处轻划出锯齿状图案,再用尖刀顺着图案切开,用勺子将瓜瓤挖尽,将清蒸好的童子鸡连同汤装入西瓜壳中,盖上瓜盖,上笼用旺火蒸5分钟取出即可。

西瓜鸡酥烂味美,瓜香汤鲜,有补虚益气、解暑清热、生津利尿之功效。但对于我,最大的功效是解馋,馋虫下去了心里便清凉了。

外婆娘家是做银饰生意的,在吃食上很讲究。据说初伏这天除了吃西瓜鸡还要做一桌子凉菜,早上做好凉菜和西瓜鸡,放置竹篮里吊在井里,待午饭时取出,菜品吸足了井水的凉气儿,吃到肚里凉飕飕的。饭后再从井里将西瓜“拔”上来,一切两半,一人抱着半个西瓜用勺子挖着吃。

外婆出嫁后,娘家败落,日子过得清贫,头伏西瓜鸡是吃不上了。但外婆仍然会在入伏这天,一早去地里选几个熟透了的西瓜,用刀子切开一个锯齿状盖子,将黄瓜切成条装到西瓜壳里,撒盐,加醋,制成“神”咸菜,另外几个西瓜也同样刻出锯齿状切口,有放菜蔬的、有放大酱的,一个个装好后,将盖子盖上。一同装入竹篮里,吊在井里。

等中午大人们收工回来,孩子们放学归来,外婆将竹篮“拔”出井口,在井旁的石桌上将一个个“西瓜”摆上,看到绿油油雕刻精美的西瓜壳,暑气便消散了大半。

「拔」在井里的伏天

马海霞



乡下的大暑

邓荣河

大暑时节,是一年中最炎热的一段时光。炎热与强降雨,是大暑的两架马车,用并驾齐驱来形容它们,最为恰当。在乡下,这两架马车更是司空见惯。瞧,这边是炎热的横冲,那边是暴雨的直撞。

大暑时节,户外劳作的农人几乎感觉不到一丝清凉的味道。“大暑不割禾,一天少一箩”,对于我国南方种植双季稻的地区来说,一年中最紧张、最艰苦、顶烈日战高温的“双抢”战斗,已经拉开了序幕。北方的农人虽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,但田间的玉米高粱也铆足了劲儿茁壮。农事的繁琐,老天爷的忽雨忽晴,让农人们很难享受片刻的闲暇。或打打药,或锄锄草,实在没事,也会按时到田间地头转转,这几乎成了农人们每天的必修课。

汗水与雨水,庄稼地里交替泛滥的两道暗流。那两道暗流往往来势凶猛,一次次冲刷着古老的农历。所幸的是,很多时候,农人们的付出与所得,往往成正比。锄禾日当午的辛勤,换来了满山遍野的收获;汗滴禾下土的执着,造就了铺天盖地的碧绿。

大暑时节,不懂唐诗的农人们成群结队地走进唐诗,走进那句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。随着田间排涝沟渠的逐步完善,肆虐的洪水,也不再是不可降服的猛兽。不过凡事大意不得,遇到接连不断的暴雨天,农人们也会顶风冒雨到沟渠边、河堤口看看,以便能够在第一时间排除险情。

当然,大暑时节也是充满诗意的时节。当黄昏渐渐来临,酷热便不再是唯一独霸乡下的传说。萤火虫悄悄点亮炎夏的梦幻,提着灯笼游走于市街。枝梢间,蝉儿们互不相让,争先恐后地把夜的燥热擦掉——那些是任何人也无法抢走的、没有休止符的欢乐。月光下,夜来香悄悄绽放着生命的美丽——远离吹捧的蜂蝶,保持清醒的自我……

踩着诗人的灵感,走向田野,聆听蛙声道丰年;满怀太白的激情,走向夜色,霓虹灿烂,别有一番心爽神悦!夜色渐深,街头巷尾纳凉的农人们毫无睡意,侃侃而谈。当然,话题大都围绕一个——那就是越来越舒心的日子,越来越惬意的生活。